

宝拉到底算是学校的谁呢?我琢磨了很久,还是找不到准确的定位。

校长?是教育局任命的,她当不了。校董呢?她对开会不感兴趣。校花呢?别把她看得如此“轻浮”。宝拉得名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保罗·武切罗。这位名叫保罗·武切罗画家的画作《圣·罗马诺之战》,在乌菲齐博物馆显眼的位置展示。整张画面的人物,马匹的景深透视之间矛盾重叠,而局部都精心设计而合理。要想分析这幅作品,嘿嘿,用上电脑也不易。

画家保罗一辈子都沉浸在画画里头,以致觉得睡觉浪费了时间。对此,也是画家的瓦沙里在“艺术家的一生”一书中有所透露。瓦沙里善于渲染,早有史学家对其质疑。但这一段倒很让人觉得是真的。

意大利人一向重视、尊重艺术家。罗马万神殿里,国父墓位于一边,对面就是画家拉斐尔的墓。

马路、大街、小巷和学校,除去用为国家捐躯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发挥作用的人物命名之外,多半都用艺术家的。比如佛罗伦萨的中学就以保罗·武切罗命名。保罗·武切罗中学很有些名气,源于30多年前突然“空降”了一些中国孩子过来,学校有义务接收。根据意大利的法律:无论合法非法,只要是学龄孩子就必须上学。

有合法身份的孩子不上学算非法,没有合法身份的孩子上学是合法的。

文化背景、语言全然不同,如何将他们带入意大利的教育体系?懂了意大利文之后还有意想不到的其他问题。

掌管教育的智者调来一位校长,校长绝非循规蹈矩的那类。他一到,宝拉这一只身黑缎子般的猫就出现了。

校长向大家宣布,“她叫宝拉”。校长介绍时的郑重,好像宝拉跟画家保罗·武切罗沾亲似的。

接受中国学生,不单教育局、老师,还需要意大利学生的理解。对初来乍到的中国孩子更是一生中的挑战。

宝拉可谓中国学生融入意大利学校的见证者之一。我见到宝拉时,中国孩子们已在学校生活两年有余,他们跟意大利同学有说有笑,数学总是名列前茅。

宝拉有自己的一套,她从不进教室,而在学校的其他地区出没。大多时间待在学校中央位置的玻璃花房内侧走廊,端庄大方地那么一坐,审视过往的教职员和学生们的。需要方便时到花园解决,打几个滚再进校区。她发亮的黑缎子毛配一双黄眼,像一只迷你黑豹。

“Ciao,宝拉。”意大利学生经过跟她打招呼。“宝拉,今天过得如何?”校长笑眯眯地俯下身子,拍拍宝拉的脑袋。

“早,亲爱的宝拉!”几个学生打着招呼。“我说宝拉啊,午饭的时候到啦,你是先吃,还是等孩子们吃完呢?”餐厅主管探个头出来问道。

一个学生把宝拉抱起来,尖着嗓子回答:“我刚吃了鸡块饼干。”

“您知道?我们班老师说,宝拉才是学校的主人!”一个中国孩子很神秘地告诉我。

每天早上,孩子们鱼贯而入,宝拉端坐在学校内厅,不时摇几下尾巴,有时与校长并列,像是在说:

“你们来啦,按时到校的好孩子。”

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在于锻炼,体质在于强身。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锻炼”。人要生活得有质量充满活力,就必须坚持不懈锻炼身体,而锻炼身体不但能给人带来强壮的体魄,充沛的体能,而且还能给人在生活与工作中带来许多实在与方便,其中最大的好处就是使人健康长寿。

笔者的父亲有一种“尚武”精神,时常这样教育道:男孩从小就要锻炼身体,爱好体育运动,要学会游泳、摔跤、赛跑、打拳等,一句话要有“武功”,攻要打得赢,防要守得住,否则遇到“家事”,没有一个男人敢挺身而出就会遭人欺侮。

笔者从小受父亲影响,就特别喜欢体育运动,爱好锻炼身体,跟着父亲赛跑、学游泳,更爱上了摔跤、翻

单杠、打沙袋等,曾代表学校参加黄浦区“春季小学生运动会”中的200米和跳远比赛。在笔者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在读小学四年级时,邻居有一户人家晒在楼上的衣服被一阵大风刮到了树枝上,邻家主妇非常焦急却不知

道如何是好,笔者见状毫不犹豫地双手抱树一抬脚就轻轻松松攀上大树取下衣服,这全靠平时锻炼翻单杠练就的臂力。还有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见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不慎将裤袋里的钱包掉地上,笔者见状赶紧起钱包以飞快的冲刺速度追赶上失主把东西交其手中,如果平时不锻炼跑步,就不可能有冲刺追赶的力量和速度。

上山下乡到了农村之后,平时锻炼身体所起到的优势作用被极度发挥了出来。干农活靠的是

强壮体魄与体力,农活中的四大体力活为挑担、翻田、挖沟与开河,这类农活基本上都是属于男人干的活。那些虽有身高和体重但平时缺少锻炼的年青人几乎都无法适应和胜任那种体力活;挑担,肩膀无力挑不起百斤重量;翻田,双手无力翻不深泥土;挖沟,双臂无力挖不出厚土;

开河,腿脚乏力难掘重土。由于我平时注重锻炼而很快展示出了干体力活的优势;挑担时,挑重担,走路稳、走得快、走得远;翻田时,翻土深、翻得快、敲得碎;挖沟时,臂力强、挖土大、甩土远;开河时,腿脚猛、掘土厚、掘土深、掘土大。在同一时间段干同样的农活,笔者就是干得又多、又好、又快,更有一种“肩挑百斤轻如絮,行走自如气不虚”的感觉。特别是到了抢救、



宝拉的尊容 (速写) 黑妮

留学日本期间,我寄宿在新宿原町公寓,垃圾都由房东日本大娘分类。她曾告诉我:“喔嗒咕(您)住在这里不用分类。现在,周一三五提交包括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周二提交非燃垃圾,周六提交可回收物,周日提交包括有危险物与建筑装修余物在内的笨重家电家具大件,不过,必须于每月15日事先申请,而后由物业法人通知厂家或专业店在指定周日上门搬运,所有费用都由申请人自费。根据现行垃圾分类提交规定,每天只能将一类垃圾拿到提交点,那里的垃圾房仅在早晨5-8点半开放,8点半准时驶来压缩环卫车运走,过时不候。”

第二天是周三,为探个究竟,我一大早就跟踪大娘去垃圾提交点,见识一下大娘经常提起的神秘垃圾房。

出乎意料的是,垃圾房由几根灰黑的棍棒和网绳搭建,没有房顶,没有铁锁,孤零零地杵在很背的空地上。居民们井然有序,把装有可燃垃圾(内含餐厨垃圾)的降解袋放入“垃圾房”。

第二度留日,我考取了日本设有环境科学教育硕士课程的青森大学环境研究生院,寄宿地是在首度留学导师、当时已升任青森中央学院大学副学长的酒井甫教授家。他三天住东京,我自然挑起垃圾分类垃圾提交的重担。记得人住那天是周日,我买了好些菜,瓶装啤酒、矿泉水和可口可乐,自我庆祝乔迁晚宴,同时也打好了如意算盘,翌日周一是包括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提交日。次日早晨六点我起了个大

早,兴冲冲地提着纸质降解袋朝垃圾房跑去,但铁将军把门!为什么?问询物业窗口,管理员递来一张全年垃圾分类提交日历说:“提交包括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是每周的周二;提交可回收物的纸类(含纸板类、陶瓷、破损玻璃瓶与碎玻璃等非燃垃圾,是每月一三周的周四;提交含有害垃圾在内的重电险物大件,还是每月十五日由居民向物业申请,委托厂家或专收店上门收运,所有费用由申请人自理;所有清运时间,一律都是开放日早晨5点-7点30分。也就是说,含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八次;非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

两次;可回收物,每月只可提交六次;有危险物在内的大件垃圾,每月十五日提出申请,由指定企业按指定日上门搬运。下回提交垃圾别再把日期和种类搞错了哟!”原来,提交含厨房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是周一三五之说,早已是首度留日时的老黄历。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日本连垃圾分类提交也变得愈发苛刻、严厉——尽量少制造垃圾,这是苛刻的暗示。

好,我还是更喜欢清雅的周璇。后来,对“一代妖姬”白光了解越来越多,她的歌也越听越熟,渐渐开始接纳了,也喜欢了。

关于白光,画家奚淞的评论非常到位,他认为在剧烈变动的大时代,总会会出现一种歌声,传递出既颓废又深情的时代情感,带有大都会的特征。我觉得白光是老上海的“时代之音”,综合了纯真、世故、沧桑和顽强。她既是《魂断蓝桥》里的玛拉,也是《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

最近在《蔡澜家族(貳)》一书里,看到蔡家大姐蔡莹女士的一篇文章《我的父亲蔡文玄(柳北岸)——仗义行侠记》,文中写道:“白光来新加坡登台唱歌,遇到一些麻烦事情,父亲帮她解决摆平。她常来我家做客进餐,和父亲聊天说地。”可是,后来蔡文玄在香港渡轮上见到白光,上前打招呼,“哪知白光瞪着他,随即转头看海,不加理睬。”蔡文玄当然很生气。这里面是否有误会还是白光就是翻脸无情的人?不得而知。

当年网络不发达,听不到她的歌。二十一年前,我移居狮城,惊讶白光在南洋的名气实在如雷贯耳,我的师母淡莹就是个白光迷,一肚子白光的歌:《如果没有你》《假正经》《叹十声》《东山一把青》《魂萦旧梦》等等,我想她可以一口气唱上半小时。抵不住诱惑,我买了白光的CD来听,遗憾的是,不觉得多么

律都是开放日早晨5点-7点30分。也就是说,含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八次;非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

两次;可回收物,每月只可提交六次;有危险物在内的大件垃圾,每月十五日提出申请,由指定企业按指定日上门搬运。下回提交垃圾别再把日期和种类搞错了哟!”原来,提交含厨房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是周一三五之说,早已是首度留日时的老黄历。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日本连垃圾分类提交也变得愈发苛刻、严厉——尽量少制造垃圾,这是苛刻的暗示。

好,我还是更喜欢清雅的周璇。后来,对“一代妖姬”白光了解越来越多,她的歌也越听越熟,渐渐开始接纳了,也喜欢了。

关于白光,画家奚淞的评论非常到位,他认为在剧烈变动的大时代,总会会出现一种歌声,传递出既颓废又深情的时代情感,带有大都会的特征。我觉得白光是老上海的“时代之音”,综合了纯真、世故、沧桑和顽强。她既是《魂断蓝桥》里的玛拉,也是《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

最近在《蔡澜家族(貳)》一书里,看到蔡家大姐蔡莹女士的一篇文章《我的父亲蔡文玄(柳北岸)——仗义行侠记》,文中写道:“白光来新加坡登台唱歌,遇到一些麻烦事情,父亲帮她解决摆平。她常来我家做客进餐,和父亲聊天说地。”可是,后来蔡文玄在香港渡轮上见到白光,上前打招呼,“哪知白光瞪着他,随即转头看海,不加理睬。”蔡文玄当然很生气。这里面是否有误会还是白光就是翻脸无情的人?不得而知。

当年网络不发达,听不到她的歌。二十一年前,我移居狮城,惊讶白光在南洋的名气实在如雷贯耳,我的师母淡莹就是个白光迷,一肚子白光的歌:《如果没有你》《假正经》《叹十声》《东山一把青》《魂萦旧梦》等等,我想她可以一口气唱上半小时。抵不住诱惑,我买了白光的CD来听,遗憾的是,不觉得多么

律都是开放日早晨5点-7点30分。也就是说,含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八次;非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

两次;可回收物,每月只可提交六次;有危险物在内的大件垃圾,每月十五日提出申请,由指定企业按指定日上门搬运。下回提交垃圾别再把日期和种类搞错了哟!”原来,提交含厨房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是周一三五之说,早已是首度留日时的老黄历。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日本连垃圾分类提交也变得愈发苛刻、严厉——尽量少制造垃圾,这是苛刻的暗示。

好,我还是更喜欢清雅的周璇。后来,对“一代妖姬”白光了解越来越多,她的歌也越听越熟,渐渐开始接纳了,也喜欢了。

我跟《新民晚报》零距离“接触”是刚刚初中毕业,进单位工作后开始的,当时尽管订阅多份报纸杂志,但仅停留在随意翻看上。

无意中,我发现父亲下班,包里总会夹着一张《新民晚报》回家。晚饭后,他戴着老花眼镜,一个字一个字念着。好几次,他突然把报纸往我手里一塞说:谁谁写的文章真有看头……我好奇地接过报纸,也认真地看了起来,由此就喜欢上了《新民晚报》,特别是“夜光杯”上的许多文章,极具文学性,解剖人生又句句在理。作者像在平静地和我聊人生、聊工作、聊生活、聊理想、聊学习。我边读边赞叹,记住了不少作者的名字:林放、秦绿枝、江曾培、叶永烈……

一天,看到父亲小心翼翼地从一个旧书箱上剪下一张插图夹进日记本里,我眼睛一亮,想:我也可以这样做啊!从此,但凡读到《新民晚报》上自己喜欢的文章,就及时剪下来,贴在剪报本上,这个剪报爱好其乐无穷。

数十年,我剪贴的《新民晚报》文章有厚厚十几大本,分量足足几十

斤。一有时间,我喜欢把剪报本搁在膝上,一张一张翻阅。诸如女性世界版的编辑戴文妍、专写足球报道的葛爱平的文章,我总是读不厌,每次“见面”,都是一种享受。我也“剪”来许多写得一手好文章的“朋友”。那些熟悉海派文化的、热衷传播艺术美学和生活哲学的作者,我都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剪报越做越精致了,我按我的阅读理解,将之分为七大类,这样便于查找。为了让“版面”排列美观大方,我把剪报贴得错落有致,或在空白处插一帧雅致的图案,或在犄角旮旯镶嵌一朵盛开的小花,自己看了赏心悦目,也让“朋友们”在宜居的环境里“住”得舒适。

如今,高龄的父母视力不行了,但还一如既往地热爱《新民晚报》,我经常把夜光杯上“真有看头”的文章读给他们听,每每这时,两位老人脸上就会显示出满足惬意的神情……

《新民晚报》创刊90周年征文我和新民晚报

类、陶瓷、破损玻璃瓶与碎玻璃等非燃垃圾,是每月一三周的周四;提交含有害垃圾在内的重电险物大件,还是每月十五日由居民向物业申请,委托厂家或专收店上门收运,所有费用由申请人自理;所有清运时间,一律都是开放日早晨5点-7点30分。也就是说,含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八次;非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

两次;可回收物,每月只可提交六次;有危险物在内的大件垃圾,每月十五日提出申请,由指定企业按指定日上门搬运。下回提交垃圾别再把日期和种类搞错了哟!”原来,提交含厨房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是周一三五之说,早已是首度留日时的老黄历。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日本连垃圾分类提交也变得愈发苛刻、严厉——尽量少制造垃圾,这是苛刻的暗示。

好,我还是更喜欢清雅的周璇。后来,对“一代妖姬”白光了解越来越多,她的歌也越听越熟,渐渐开始接纳了,也喜欢了。

关于白光,画家奚淞的评论非常到位,他认为在剧烈变动的大时代,总会会出现一种歌声,传递出既颓废又深情的时代情感,带有大都会的特征。我觉得白光是老上海的“时代之音”,综合了纯真、世故、沧桑和顽强。她既是《魂断蓝桥》里的玛拉,也是《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

最近在《蔡澜家族(貳)》一书里,看到蔡家大姐蔡莹女士的一篇文章《我的父亲蔡文玄(柳北岸)——仗义行侠记》,文中写道:“白光来新加坡登台唱歌,遇到一些麻烦事情,父亲帮她解决摆平。她常来我家做客进餐,和父亲聊天说地。”可是,后来蔡文玄在香港渡轮上见到白光,上前打招呼,“哪知白光瞪着他,随即转头看海,不加理睬。”蔡文玄当然很生气。这里面是否有误会还是白光就是翻脸无情的人?不得而知。

当年网络不发达,听不到她的歌。二十一年前,我移居狮城,惊讶白光在南洋的名气实在如雷贯耳,我的师母淡莹就是个白光迷,一肚子白光的歌:《如果没有你》《假正经》《叹十声》《东山一把青》《魂萦旧梦》等等,我想她可以一口气唱上半小时。抵不住诱惑,我买了白光的CD来听,遗憾的是,不觉得多么

律都是开放日早晨5点-7点30分。也就是说,含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八次;非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

两次;可回收物,每月只可提交六次;有危险物在内的大件垃圾,每月十五日提出申请,由指定企业按指定日上门搬运。下回提交垃圾别再把日期和种类搞错了哟!”原来,提交含厨房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是周一三五之说,早已是首度留日时的老黄历。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日本连垃圾分类提交也变得愈发苛刻、严厉——尽量少制造垃圾,这是苛刻的暗示。

好,我还是更喜欢清雅的周璇。后来,对“一代妖姬”白光了解越来越多,她的歌也越听越熟,渐渐开始接纳了,也喜欢了。

关于白光,画家奚淞的评论非常到位,他认为在剧烈变动的大时代,总会会出现一种歌声,传递出既颓废又深情的时代情感,带有大都会的特征。我觉得白光是老上海的“时代之音”,综合了纯真、世故、沧桑和顽强。她既是《魂断蓝桥》里的玛拉,也是《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

最近在《蔡澜家族(貳)》一书里,看到蔡家大姐蔡莹女士的一篇文章《我的父亲蔡文玄(柳北岸)——仗义行侠记》,文中写道:“白光来新加坡登台唱歌,遇到一些麻烦事情,父亲帮她解决摆平。她常来我家做客进餐,和父亲聊天说地。”可是,后来蔡文玄在香港渡轮上见到白光,上前打招呼,“哪知白光瞪着他,随即转头看海,不加理睬。”蔡文玄当然很生气。这里面是否有误会还是白光就是翻脸无情的人?不得而知。

当年网络不发达,听不到她的歌。二十一年前,我移居狮城,惊讶白光在南洋的名气实在如雷贯耳,我的师母淡莹就是个白光迷,一肚子白光的歌:《如果没有你》《假正经》《叹十声》《东山一把青》《魂萦旧梦》等等,我想她可以一口气唱上半小时。抵不住诱惑,我买了白光的CD来听,遗憾的是,不觉得多么

律都是开放日早晨5点-7点30分。也就是说,含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八次;非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

两次;可回收物,每月只可提交六次;有危险物在内的大件垃圾,每月十五日提出申请,由指定企业按指定日上门搬运。下回提交垃圾别再把日期和种类搞错了哟!”原来,提交含厨房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是周一三五之说,早已是首度留日时的老黄历。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日本连垃圾分类提交也变得愈发苛刻、严厉——尽量少制造垃圾,这是苛刻的暗示。

好,我还是更喜欢清雅的周璇。后来,对“一代妖姬”白光了解越来越多,她的歌也越听越熟,渐渐开始接纳了,也喜欢了。

“剪贴本”成为艺术品

姜惠静

我跟《新民晚报》零距离“接触”是刚刚初中毕业,进单位工作后开始的,当时尽管订阅多份报纸杂志,但仅停留在随意翻看上。

无意中,我发现父亲下班,包里总会夹着一张《新民晚报》回家。晚饭后,他戴着老花眼镜,一个字一个字念着。好几次,他突然把报纸往我手里一塞说:谁谁写的文章真有看头……我好奇地接过报纸,也认真地看了起来,由此就喜欢上了《新民晚报》,特别是“夜光杯”上的许多文章,极具文学性,解剖人生又句句在理。作者像在平静地和我聊人生、聊工作、聊生活、聊理想、聊学习。我边读边赞叹,记住了不少作者的名字:林放、秦绿枝、江曾培、叶永烈……

一天,看到父亲小心翼翼地从一个旧书箱上剪下一张插图夹进日记本里,我眼睛一亮,想:我也可以这样做啊!从此,但凡读到《新民晚报》上自己喜欢的文章,就及时剪下来,贴在剪报本上,这个剪报爱好其乐无穷。

数十年,我剪贴的《新民晚报》文章有厚厚十几大本,分量足足几十

斤。一有时间,我喜欢把剪报本搁在膝上,一张一张翻阅。诸如女性世界版的编辑戴文妍、专写足球报道的葛爱平的文章,我总是读不厌,每次“见面”,都是一种享受。我也“剪”来许多写得一手好文章的“朋友”。那些熟悉海派文化的、热衷传播艺术美学和生活哲学的作者,我都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剪报越做越精致了,我按我的阅读理解,将之分为七大类,这样便于查找。为了让“版面”排列美观大方,我把剪报贴得错落有致,或在空白处插一帧雅致的图案,或在犄角旮旯镶嵌一朵盛开的小花,自己看了赏心悦目,也让“朋友们”在宜居的环境里“住”得舒适。

如今,高龄的父母视力不行了,但还一如既往地热爱《新民晚报》,我经常把夜光杯上“真有看头”的文章读给他们听,每每这时,两位老人脸上就会显示出满足惬意的神情……

《新民晚报》创刊90周年征文我和新民晚报

类、陶瓷、破损玻璃瓶与碎玻璃等非燃垃圾,是每月一三周的周四;提交含有害垃圾在内的重电险物大件,还是每月十五日由居民向物业申请,委托厂家或专收店上门收运,所有费用由申请人自理;所有清运时间,一律都是开放日早晨5点-7点30分。也就是说,含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八次;非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

两次;可回收物,每月只可提交六次;有危险物在内的大件垃圾,每月十五日提出申请,由指定企业按指定日上门搬运。下回提交垃圾别再把日期和种类搞错了哟!”原来,提交含厨房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是周一三五之说,早已是首度留日时的老黄历。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日本连垃圾分类提交也变得愈发苛刻、严厉——尽量少制造垃圾,这是苛刻的暗示。

好,我还是更喜欢清雅的周璇。后来,对“一代妖姬”白光了解越来越多,她的歌也越听越熟,渐渐开始接纳了,也喜欢了。

关于白光,画家奚淞的评论非常到位,他认为在剧烈变动的大时代,总会会出现一种歌声,传递出既颓废又深情的时代情感,带有大都会的特征。我觉得白光是老上海的“时代之音”,综合了纯真、世故、沧桑和顽强。她既是《魂断蓝桥》里的玛拉,也是《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

最近在《蔡澜家族(貳)》一书里,看到蔡家大姐蔡莹女士的一篇文章《我的父亲蔡文玄(柳北岸)——仗义行侠记》,文中写道:“白光来新加坡登台唱歌,遇到一些麻烦事情,父亲帮她解决摆平。她常来我家做客进餐,和父亲聊天说地。”可是,后来蔡文玄在香港渡轮上见到白光,上前打招呼,“哪知白光瞪着他,随即转头看海,不加理睬。”蔡文玄当然很生气。这里面是否有误会还是白光就是翻脸无情的人?不得而知。

当年网络不发达,听不到她的歌。二十一年前,我移居狮城,惊讶白光在南洋的名气实在如雷贯耳,我的师母淡莹就是个白光迷,一肚子白光的歌:《如果没有你》《假正经》《叹十声》《东山一把青》《魂萦旧梦》等等,我想她可以一口气唱上半小时。抵不住诱惑,我买了白光的CD来听,遗憾的是,不觉得多么

律都是开放日早晨5点-7点30分。也就是说,含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八次;非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

两次;可回收物,每月只可提交六次;有危险物在内的大件垃圾,每月十五日提出申请,由指定企业按指定日上门搬运。下回提交垃圾别再把日期和种类搞错了哟!”原来,提交含厨房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是周一三五之说,早已是首度留日时的老黄历。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日本连垃圾分类提交也变得愈发苛刻、严厉——尽量少制造垃圾,这是苛刻的暗示。

好,我还是更喜欢清雅的周璇。后来,对“一代妖姬”白光了解越来越多,她的歌也越听越熟,渐渐开始接纳了,也喜欢了。

关于白光,画家奚淞的评论非常到位,他认为在剧烈变动的大时代,总会会出现一种歌声,传递出既颓废又深情的时代情感,带有大都会的特征。我觉得白光是老上海的“时代之音”,综合了纯真、世故、沧桑和顽强。她既是《魂断蓝桥》里的玛拉,也是《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

最近在《蔡澜家族(貳)》一书里,看到蔡家大姐蔡莹女士的一篇文章《我的父亲蔡文玄(柳北岸)——仗义行侠记》,文中写道:“白光来新加坡登台唱歌,遇到一些麻烦事情,父亲帮她解决摆平。她常来我家做客进餐,和父亲聊天说地。”可是,后来蔡文玄在香港渡轮上见到白光,上前打招呼,“哪知白光瞪着他,随即转头看海,不加理睬。”蔡文玄当然很生气。这里面是否有误会还是白光就是翻脸无情的人?不得而知。

当年网络不发达,听不到她的歌。二十一年前,我移居狮城,惊讶白光在南洋的名气实在如雷贯耳,我的师母淡莹就是个白光迷,一肚子白光的歌:《如果没有你》《假正经》《叹十声》《东山一把青》《魂萦旧梦》等等,我想她可以一口气唱上半小时。抵不住诱惑,我买了白光的CD来听,遗憾的是,不觉得多么

律都是开放日早晨5点-7点30分。也就是说,含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八次;非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

两次;可回收物,每月只可提交六次;有危险物在内的大件垃圾,每月十五日提出申请,由指定企业按指定日上门搬运。下回提交垃圾别再把日期和种类搞错了哟!”原来,提交含厨房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是周一三五之说,早已是首度留日时的老黄历。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日本连垃圾分类提交也变得愈发苛刻、严厉——尽量少制造垃圾,这是苛刻的暗示。

好,我还是更喜欢清雅的周璇。后来,对“一代妖姬”白光了解越来越多,她的歌也越听越熟,渐渐开始接纳了,也喜欢了。

无意中,我发现父亲下班,包里总会夹着一张《新民晚报》回家。晚饭后,他戴着老花眼镜,一个字一个字念着。好几次,他突然把报纸往我手里一塞说:谁谁写的文章真有看头……我好奇地接过报纸,也认真地看了起来,由此就喜欢上了《新民晚报》,特别是“夜光杯”上的许多文章,极具文学性,解剖人生又句句在理。作者像在平静地和我聊人生、聊工作、聊生活、聊理想、聊学习。我边读边赞叹,记住了不少作者的名字:林放、秦绿枝、江曾培、叶永烈……

一天,看到父亲小心翼翼地从一个旧书箱上剪下一张插图夹进日记本里,我眼睛一亮,想:我也可以这样做啊!从此,但凡读到《新民晚报》上自己喜欢的文章,就及时剪下来,贴在剪报本上,这个剪报爱好其乐无穷。

数十年,我剪贴的《新民晚报》文章有厚厚十几大本,分量足足几十

斤。一有时间,我喜欢把剪报本搁在膝上,一张一张翻阅。诸如女性世界版的编辑戴文妍、专写足球报道的葛爱平的文章,我总是读不厌,每次“见面”,都是一种享受。我也“剪”来许多写得一手好文章的“朋友”。那些熟悉海派文化的、热衷传播艺术美学和生活哲学的作者,我都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剪报越做越精致了,我按我的阅读理解,将之分为七大类,这样便于查找。为了让“版面”排列美观大方,我把剪报贴得错落有致,或在空白处插一帧雅致的图案,或在犄角旮旯镶嵌一朵盛开的小花,自己看了赏心悦目,也让“朋友们”在宜居的环境里“住”得舒适。

如今,高龄的父母视力不行了,但还一如既往地热爱《新民晚报》,我经常把夜光杯上“真有看头”的文章读给他们听,每每这时,两位老人脸上就会显示出满足惬意的神情……

《新民晚报》创刊90周年征文我和新民晚报

类、陶瓷、破损玻璃瓶与碎玻璃等非燃垃圾,是每月一三周的周四;提交含有害垃圾在内的重电险物大件,还是每月十五日由居民向物业申请,委托厂家或专收店上门收运,所有费用由申请人自理;所有清运时间,一律都是开放日早晨5点-7点30分。也就是说,含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八次;非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

两次;可回收物,每月只可提交六次;有危险物在内的大件垃圾,每月十五日提出申请,由指定企业按指定日上门搬运。下回提交垃圾别再把日期和种类搞错了哟!”原来,提交含厨房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是周一三五之说,早已是首度留日时的老黄历。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日本连垃圾分类提交也变得愈发苛刻、严厉——尽量少制造垃圾,这是苛刻的暗示。

好,我还是更喜欢清雅的周璇。后来,对“一代妖姬”白光了解越来越多,她的歌也越听越熟,渐渐开始接纳了,也喜欢了。

关于白光,画家奚淞的评论非常到位,他认为在剧烈变动的大时代,总会会出现一种歌声,传递出既颓废又深情的时代情感,带有大都会的特征。我觉得白光是老上海的“时代之音”,综合了纯真、世故、沧桑和顽强。她既是《魂断蓝桥》里的玛拉,也是《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

最近在《蔡澜家族(貳)》一书里,看到蔡家大姐蔡莹女士的一篇文章《我的父亲蔡文玄(柳北岸)——仗义行侠记》,文中写道:“白光来新加坡登台唱歌,遇到一些麻烦事情,父亲帮她解决摆平。她常来我家做客进餐,和父亲聊天说地。”可是,后来蔡文玄在香港渡轮上见到白光,上前打招呼,“哪知白光瞪着他,随即转头看海,不加理睬。”蔡文玄当然很生气。这里面是否有误会还是白光就是翻脸无情的人?不得而知。

当年网络不发达,听不到她的歌。二十一年前,我移居狮城,惊讶白光在南洋的名气实在如雷贯耳,我的师母淡莹就是个白光迷,一肚子白光的歌:《如果没有你》《假正经》《叹十声》《东山一把青》《魂萦旧梦》等等,我想她可以一口气唱上半小时。抵不住诱惑,我买了白光的CD来听,遗憾的是,不觉得多么

律都是开放日早晨5点-7点30分。也就是说,含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八次;非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

两次;可回收物,每月只可提交六次;有危险物在内的大件垃圾,每月十五日提出申请,由指定企业按指定日上门搬运。下回提交垃圾别再把日期和种类搞错了哟!”原来,提交含厨房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是周一三五之说,早已是首度留日时的老黄历。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日本连垃圾分类提交也变得愈发苛刻、严厉——尽量少制造垃圾,这是苛刻的暗示。

好,我还是更喜欢清雅的周璇。后来,对“一代妖姬”白光了解越来越多,她的歌也越听越熟,渐渐开始接纳了,也喜欢了。

关于白光,画家奚淞的评论非常到位,他认为在剧烈变动的大时代,总会会出现一种歌声,传递出既颓废又深情的时代情感,带有大都会的特征。我觉得白光是老上海的“时代之音”,综合了纯真、世故、沧桑和顽强。她既是《魂断蓝桥》里的玛拉,也是《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

最近在《蔡澜家族(貳)》一书里,看到蔡家大姐蔡莹女士的一篇文章《我的父亲蔡文玄(柳北岸)——仗义行侠记》,文中写道:“白光来新加坡登台唱歌,遇到一些麻烦事情,父亲帮她解决摆平。她常来我家做客进餐,和父亲聊天说地。”可是,后来蔡文玄在香港渡轮上见到白光,上前打招呼,“哪知白光瞪着他,随即转头看海,不加理睬。”蔡文玄当然很生气。这里面是否有误会还是白光就是翻脸无情的人?不得而知。

当年网络不发达,听不到她的歌。二十一年前,我移居狮城,惊讶白光在南洋的名气实在如雷贯耳,我的师母淡莹就是个白光迷,一肚子白光的歌:《如果没有你》《假正经》《叹十声》《东山一把青》《魂萦旧梦》等等,我想她可以一口气唱上半小时。抵不住诱惑,我买了白光的CD来听,遗憾的是,不觉得多么

律都是开放日早晨5点-7点30分。也就是说,含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八次;非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

两次;可回收物,每月只可提交六次;有危险物在内的大件垃圾,每月十五日提出申请,由指定企业按指定日上门搬运。下回提交垃圾别再把日期和种类搞错了哟!”原来,提交含厨房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是周一三五之说,早已是首度留日时的老黄历。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日本连垃圾分类提交也变得愈发苛刻、严厉——尽量少制造垃圾,这是苛刻的暗示。

好,我还是更喜欢清雅的周璇。后来,对“一代妖姬”白光了解越来越多,她的